



聖門通考卷之三

四明後學包大燿編輯

從姪包 厘校正

聖蹟

周敬王二十一年 魯定公十一年 孔子五十三歲在魯

孔子為魯司寇國人謗曰麇裘而芾投之無戾而市之

麇裘投之無郵 麇鹿子也其皮以為裘加襦衣以朝天子也芾小貌投棄也戾郵皆罪也

及政化盛行魯有販羊者沈猶氏常朝飲其羊以詐

市人有公慎氏妻淫不制有慎潰氏奢侈踰法魯之

粥六畜者飾偽以儲價及是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



公慎氏出其妻慎潰氏越境而徙三月犛牛馬者不  
儲價賣羔豚者不加飾男女別於途畊者遜畔行者  
遜路道不拾遺男尚忠信女尚貞順四方客至於邑  
者不求有司皆如婦焉國人誦之曰衮衣章甫實獲  
我所章甫衮衣惠我無私按古之魯俗塗里之間富  
家為貧者出羅門之羅有  
親者取多無親者取少門之漁有親者取巨無親  
者取小是以孔子善之太史公曰余聞孔子曰其美  
魯道之衰也洙泗之間斷斷如也斷斷爭辨貌漢志  
云魯民涉渡幼者有法老者代其任俗既薄長者不自  
安与幼相讓故曰斷斷繁欽賦曰涉洙泗而飲馬耻  
少長之斷斷非孔子孝弟以化之何以復魯俗之舊  
劉恕曰子產從政一年民欲殺之三年誦之孔子用  
魯民謗之三月民誦之聖賢猶得民如此之難也

### 孔子與定公論郊祀之禮

定公曰古之帝王郊祀其祖以配天何也孔子對曰  
萬物本於天人本乎祖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大報  
天而主日配以月故周之始郊其月以日至其日用  
上辛至於啟蟄之月則又祈穀於上帝此二者天子  
之禮也魯無冬至大郊之事降殺於天子是以不同  
也公曰其言郊何也曰兆丘於南所以就陽位也於  
郊故謂之郊焉牲用騂尚赤也用犢貴誠也掃地而  
祭於其質也噐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萬物無可稱  
之者故因其自然之體也公曰天子之郊其禮儀可  
得聞乎曰臣聞天子卜郊受命於祖廟作龜於禰宮



尊祖親考之義也卜之日王親立於澤宮以聽誓命受教諫之義也獻命庫門之內誠百官也將郊則天子皮弁以聽報示民嚴上也郊之日喪者不敢哭凶服者不敢入國門汜掃清路行者必止弗命而民聽敬之至也天子太裘以黼之乘素車貴其質也旂十有二旒龍章而設日月所以法天也既至泰壇王脫裘矣服衮以臨燔柴戴冕璪則天數也

家語

### 孔子遊觀與言偃論禮

孔子與於蜡賓事畢出遊於觀之上喟然而嘆言偃侍曰夫子何嘆也孔子曰昔大道之行與三代之英

吾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大道之行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老有所終壯有所用矜鰥寡鰥疾皆有所養貨惡其棄於地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不必為己是以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不作故外門不閉謂之大同今大道既隱天下為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大夫世及以為禮城郭溝池以為固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未有不謹於禮禮之所興與天地並如有不由禮而在位者則以為殃言偃曰如此乎禮之急也曰夫禮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列於鬼神達於喪



祭鄉射冠昏朝聘故聖人以禮示之天下國家可得而正矣言偃曰夫子之極言禮也可得聞與曰夫禮始諸飲食太古之時燔黍擘豚汙尊而抔飲蕢桴而土鼓猶可以致敬於鬼神及其死也升屋而號曰臯某然後飲腥苴熟形體則降魂氣則上是為天望而地藏也故生者南向死者北首皆從其初也昔之王者未有宮室冬則居營窟夏則居橧橧浴巢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實鳥獸之肉飲其血茹其毛未有絲麻衣其羽皮後聖有作然後修火之利範金合土以為臺榭宮室戶牖以炮以燔以烹以炙以為醴酪治其

絲麻以為布帛以養生送死以事鬼神故玄酒在室

醴醢在戶粢醎在堂澄酒在下

按禮辨酒五齊泛醴盞醎沈室內在北太

古用水故尊尚之戶在室稍南堂在室外下則堂下矣去古漸遠故五者各以等降設之陳其犧

牲備其鼎俎列其琴瑟管磬鍾鼓修其祝嘏以降上

神與其先祖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齊上

下夫婦有所是謂承天之祜作其祝號玄酒以祭薦

其血毛醒其俎

此三者法上古禮

熟其殺越席以坐疏布以

單衣其浣帛醴醢以獻薦其燔炙君與夫人交獻以

嘉魂魄是謂合莫

以上法中古禮

然後退而合烹體其犬豕

牛羊實其簠簋籩豆鉶羹祝以孝告嘏以慈告是為



大祥此以上此禮之大成也

○子貢觀於蜡孔子曰賜也樂乎對曰一國之人皆若

狂賜未知其為樂孔子曰百日之勞一日之澤非爾

所知也張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張文武弗為

也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馬氏曰王者奉天牧民春

勿勞乎秋冬使之收成致其勞也能勿息乎不久張以著其仁不久弛以著其義

○國廐焚子退朝而之火所鄉人有自為火來者則拜

之士一一拜謝之大夫再再拜謝之子貢曰敢問何也孔子曰

其來者亦相弔之道也吾為有司故拜之古本家語

衛公求婚於季氏桓子問禮於孔子子曰同姓為宗

有合族之義故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

雖百世婚姻不通周道然也桓子曰魯衛之先雖寡

兄弟今已絕遠矣可乎曰固非禮也夫上治祖禰以

尊尊之下治子孫以親親之旁治昆弟所以教睦也

此先王不易之教也家語

鄉人儺孔子朝服立於阼堦存室神也從編年

外齊 周敬王二十二年魯定公十二年孔子五十四歲在魯

孔子為魯司寇攝相事與聞國政七日誅亂政少正郊

使叔孫帥師墮郈季孫墮費李氏曰孔子以王道化齊

而三桓 三月魯大治張子節曰夫善人勝殘去殺比之王者則多七十年王者必世後仁



比之孔子則多二十七年其曰齊人懼饋女樂以阻之  
三年有成夫子不居其聖也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郊不致膳俎於大夫經書秋大

### 孔子行

孔子攝行相事有喜色仲由問曰由聞君子禍至不  
懼福至不喜今夫子得位而喜何也子曰然有是言  
也不曰樂以貴下人乎於是秉政七日誅亂政大夫  
少正郊戮之兩觀之下門人趨而至者不言其意皆  
一也子貢後至趨而進曰少正郊官魯是聞人也夫  
子為政而始誅之或者為失乎曰天下有大惡者五  
而竊盜不與焉一曰心逆而險二曰行僻而堅三曰

言偽而辨四曰記醜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而  
有一焉不免於君子之誅而少正郊兼有之其居處

足以擷徒成黨其談說足以飾褒瑩瑩惑也眾其強

禦足以反是獨立此乃人之奸雄者也不可以不除

夫殷湯誅尹諧文王誅潘正周公誅管叔太公誅華

士韓非子太公封於齊東海居士任商華昆仕昆三

韓非子太公封於齊東海居士任商華昆仕昆三

鄧析史付列子鄧析子操兩可以說設無凡此七子

皆異世而同誅者以七子異世而同惡故不可赦也

詩云憂心悄悄慍於群小小人成群斯足憂矣



劉向曰舜誅四凶以懲惡周公殺管叔以弭亂孔子誅少正卯以變聚侯賦之人而不誅亂之道也蘇東坡曰少正卯若大夫也必書於春秋其不書蓋微者也微而聞政陽虎之類也

少正卯在魯與孔子並孔子之門三盈三虛惟顏淵不去顏淵獨知孔子聖也夫門人去孔子歸少正卯不徒不能知孔子之聖又不能知少正卯門人皆惑子貢曰少正卯魯之聞人也子為政何以先之孔子

曰賜退非爾所及論衡

朱子曰少正卯之事論語所不載子思孟子所不言雖以左氏亦不道也獨荀况言之是必齊魯諸儒憤聖人失職故為此說以誇其權耳吾敢輕信其言遷稽以為決乎陸瑞家曰聖人為政殺非所先堯數十年不誅四凶孔子七日而誅少正卯抑何驟也陳恒弑君告於朝

而請討正卯未有弑君之惡不告而誅不帝專殺大夫矣五伯不為而謂聖人為之乎况行僻而堅記甄而情罪寔未至可殺當是時吾見三桓弱魯未聞正卯之奪君也或謂強臣竊權亂國其害小偽季惑人其害大然春秋孔子之刑書也誅大夫亂國者耶誅大夫惑人者耶聖人之政殆不若是之迂也

孔子言定公曰臣聞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高丈

日堵三古之制也今三家過制請皆損之乃使仲由

為季氏宰收其甲兵於是叔孫氏墮卽是時候犯奔

齊齊人致卽故叔孫氏即隨之壞城阜曰墮

程端學曰城郭以禦外患內難作而毀其城其有由矣三桓喻制城邑為備諸侯計也而家臣效尤卒不可制則前日之城乃自毀之道也春秋先書城費次書圍費卽次書墮卽費屬辭比事而義自見矣

季氏將墮費叔孫輒因費宰公山弗擾率費人以襲



魯古鄆伯國魯懿公子大夫鄆伯邑魯衰季氏取為私邑乃去邑為費

孔子以公與季孫仲孫五衰子弟何志叔孫州人於季氏

之宮登武子季孫之臺費人攻之及之公臺側孔子命

申句音須樂頌音勒士衆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

敗諸姑蔑公山弗狃叔孫輒奔齊逐墮費

初邠費二宰吏數畔季氏患之以問孔子孔子曰陪

臣執國命令長數畔者坐邑有城池之固家有甲兵

之藏故也季孫悅其言而墮之

何休曰君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書曰考善定公

大聖復古制弱臣辨也

不首去甲者舉墮城為重師氏曰前此公城中城以畏三家之強今此三家墮

邑城以畏家臣之叛亂可謂極矣 齊人聞而懼曰

孔子為政必伯伯吾為之先并矣蓋致地焉犁鉏曰

請先嘗沮之不可致地庸遲乎於是選中國女子好

者八十人衣以文飾而舞容璣及文馬四十駟以遺

魯君陳女樂列文馬於魯城南高門外季桓子微服

往觀之再三將受焉告魯君為周道游從觀之終日

怠於政事子路言於孔子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

魯今且郊如致膳於大夫是則未廢其常吾猶可以

止也桓子既受女樂君臣淫荒三日不聽國政郊又

不致膳俎於大夫孔子行陳氏賜曰天文翼星近太

微主徘徊命曰天倡則倡



優之徒上應天文特優雜子女新樂而已昔夏桀進倡優為漫爛之戲齊侯陳優倡奏宮中之樂君子必誅之為其傷風害政也是以秦穆遺戎由余去齊人饋魯孔子行豈非詩庶姜孽孽庶士有暵之謂乎

孔子去魯珮象環五寸古禮記云象言其有文宿於理也環可循而無窮也

郭屯師已送曰夫子非罪也孔子曰吾歌可乎歌曰

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謂可以死敗蓋優哉游

哉聊以卒歲師已反桓子曰孔子亦何言師已以實

告桓子喟然嘆曰夫子罪我以群婢故也夫乃作猗

蘭操曰習習谷風以陰以雨之子于歸遠送於野彼蒼何天不得其所迢迢九州無有定處世人闕蔽不知賢者年紀逝邁一身將老

遂適衛初公甫文伯事仲尼仲

尼去魯送之不出魯郊贈之不與家珎其母責之

陸賈曰定公拘於三家陷於眾口不能卒用孔子者內無獨見之明外惑邪臣之黨推歸于三家土單于疆齊用人若彼失人若此背貞臣之策喪丘山之功不亦惑乎

孔子過儀封儀封人請見之出曰二三子何患於喪

乎天將以夫子為木鐸儀城在河南蘭陽縣即儀封請見孔子處今有儀封鄉

子適衛冉有僕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

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季本曰是時

尚有史魚仲叔圍祝鮀王孫賈多賢共政既至衛主民生有賴故孔子入境而語冉求以富教

於子路妻兄顏濁鄒家於是衛之執政大夫王孫賈

者欲孔子媚已問曰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何謂也

子曰不然獲罪於天無所禱也



西山真氏曰王孫賈衛之權臣觀獲罪於天之語警  
之深矣然它日稱靈公不喪以其有人而王孫賈治  
軍旅亦與焉蓋治兵乃其所長此又憎而知  
其善之意聖人之心至公如天也此其一也

冬十二月定公圍城弗克

時孔子已去魯矣公自不克成非孔子不能有為也

公將墮郈宰公歛處父謂孟孫曰墮城齊人必至北  
門且郈孟氏之保障無郈是無孟氏也子偽不知我

將弗墮公圍郈伐之弗克而止

左傳

仁山金氏曰孔子五十餘歲定公一旦起而用之莫  
有知其由者蓋魯自三家四分公室季氏專魯而魯  
君無民久矣平子卒家臣陽虎用事囚威子而專魯  
政又將享威子而殺之威子於此亦謀所以靖亂與  
衰之計故舉孔子而試用之夫三都者三家私邑當  
是時公山弗擾在費而郈侯犯之亂未久三都至是  
亦非三家之便也故仲孫氏墮郈季威子墮費威子  
捨已權以聽孔子墮名都以強公室其中豈無介介

者顧以衰亂之餘藉之振起為是降心以相從也今  
紀綱既定外患既却魯既平矣威子豈甘心於終絀  
者縱威子甘之季氏私人必有不利者矣故其信任  
之意必以漸衰而齊人歸女樂以促之夫齊何懼於  
我而歸女樂於事可疑於禮不正魯之君臣荒淫其  
中此其心術蠹壞不復可與有為而其目中已無孔  
子故孔子去之此孔子

仕魯去就之大略也

季本曰史記十二年冬何以有圍成不克之謬舉耶  
郈費之墮意必仲孫何忌受學孔子為之設謀協於  
叔季二氏觀墮郈則何忌助叔孫墮費則何忌助季  
孫其機皆在何忌也女樂既受膳肉不至而孔子已  
去魯矣故女樂之受在墮郈費之後孔子之行在圍  
成之前於時叔孫三家相比不欲使孟氏獨有成謀  
並去之其不克也固宜

按春秋記定公十二年墮郈費而史記誤以為十三

年年表記定公十二年孔子去魯而世家又以十四

春秋合而世家則失之者此蓋年表成於太史談與  
乃謂圍成不克孔子猶不能為何其謬與



弟子公孫龍生

甲辰周敬王二十三年魯定公十三年孔子五十五歲在衛

太師摯適齊亞飯干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鼓

方叔入於河播鼗武入於漢少師陽擊磬襄入於海

陳氏賜曰司官掌律同聲音太師之職掌六樂聲音之節與其和少師之職鼓方叔鼓人之職播鼗武鼓之職擊磬襄抵鼗之職以樂侑食凡食三飯一侑大食三侑凡飯異樂每樂異工故干亞飯缺四飯季本曰師摯而下諸賢並進疑孔子所選用者故語太師以樂其可知其入官之初即能以關雎為教故有洋洋盈耳之稱孔子既去大師逆知魯必日微與其屬同時去國亦可謂見幾而作矣

孔子在衛靈公祿之如魯居十月或譖之孔子去衛過匡匡人圍之於野五日顏淵後孔子弦歌不輟匡人解

圍而去

衛靈公問孔子居魯得粟幾何對曰奉粟六萬靈公

亦致粟六萬或譖孔子於靈公靈公使公孫余假一

出一入孔子恐獲罪焉遂去衛史記陽虎嘗暴於匡孔

子狀貌似之於是匡人圍孔子於野五日顏淵後子

曰吾以女為死矣顏淵曰子在回何敢死匡人拘益

急弟子懼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

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

人其如予何於是孔子弦歌不輟子路入見曰何夫

子之娛也曰來吾語汝我諱窮久矣而不免命也求



通久矣而不得時也當堯舜而天下無窮人非知得也當桀紂而天下無通人非知失也時勢適然夫水行不避蛟龍堵漁父之勇也陸行不避兕虎者獵夫之勇也白刃交於前視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知窮之有命知通之有時臨大難而不懼者聖人之勇也由處矣吾命有所制矣無幾何將甲者進舜曰吾初以為陽虎也今非也遂解圍而去按史記稱孔子使於衛然後得去胡氏曰穆公末年武子之子相與孫良夫將兵侵齊武子非老則卒矣穆公卒歷定獻兩凡三十七年至靈公三十八年而孔子畏匡使有兩武子則可若猶俞也其年當百有五六矣何子長之踈也孔子曰不觀高岬何以知顛墜之患不臨深泉

何以知沒溺之患不觀巨海何以知風波之患失之者其不在此乎士慎此三者則無累於身矣莊子家語從會

編季本曰孔子過匡匡人圍之蓋惡其聚徒而講學也陽虎去魯自齊奔晉依趙簡子簡子勢方強橫匡人豈敢犯之况虎聲勢氣焰自與孔子不類匡人何至惑於貌而誤其人耶蓋欲解孔子非自取者而不知橫逆之來雖聖人有難免也

### 弟子叔仲會生

乙巳 周敬王二十四年魯定公十四年孔子五十六歲在衛

季本曰家語稱子路治蒲通紀載於是年時子路方從孔子周流列國非出仕日也而何暇治蒲三年之久傳言子路為蒲大夫辯孔子孔子告以難治似子路將至蒲事孔子為司寇時也於不用從而祭子路請行歲月亦不相直矣要之子路治蒲當在出公輒時今載於哀公八年



孔子去匡過蒲月餘反乎衛主於大夫蘧伯王家靈公夫人請見孔子荅以弗見見之禮

孔子曰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夫人南子使人謂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與寡君為兄弟者必見寡小君小君願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夫人在絺帷中孔子入門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環珮玉聲璆然孔子曰吾鄉為弗見見之禮荅焉子路不悅孔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程子言孔子嘆予所否塞至此者皆臨川王氏曰孔子見南子為有禮則孔子不可告子路曰是禮也而曰天厭之乎孟子曰男女授受不親

禮也嫂溺援之以手權也若有禮而無權何以為孔子君子有時而用禮故孟子不見諸侯有時而用權故孔子可見南子穎濱蘇氏曰陽貨與孔子三言孔子荅之無違豈順陽貨者哉孟子曰當是時陽貨先豈得不見夫先之而必荅禮之而必報孔子亦有不得已矣孔子之見南子如見陽貨必有不得已與子路疑之而孔子不辨也故曰予所否者天厭之以為世莫知而自信於天也朱子曰穀梁子以為大夫不見其夫人而何休獨有郊迎執贄之說不知何所考然云陽侯殺繆侯而竊其夫人故大饗廢夫人之禮則大夫見夫人之禮久已不行而靈公南子特舉之耳

午丙 周敬王二十五年魯定公十五年孔子五十七歲在衛

春邾隱公來朝於魯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皆有死亡



焉正月相朝而皆不度心已亡矣嘉事不體何以能  
久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為主其先  
亡乎夏五月壬寅定公薨孔子曰賜不幸言而中是  
使賜多言也

孔子居衛月餘靈公與夫人同車宦者雍渠參乘出使  
孔子為次乘招搖市過之孔子醜之顏刻曰夫子何醜  
之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適曹曹人不答

從通紀

按是時曹伯陽好田弋鄭人公孫彊言田弋之說因  
訪政事大說之有寵使為司城以聽政遂以亡國其  
不答禮於  
孔子固宜

適宋宋君問政孔子詳告之桓魋欲害孔子微服過宋  
宋君問曰吾欲使長有國而列都得之吾欲使民無  
惑吾欲使士竭力吾欲使日月當時吾欲使聖人自  
來吾欲使官府治理為之柰何孔子對曰千乘之君  
問立者多矣未有若主君之問問之悉也丘聞之鄰  
國相親則長有國君惠臣忠則列都得之不殺無辜  
無釋罪人則民不惑士益之祿則皆竭力尊天敬鬼  
則日月當時崇道貴德則聖人自至任能黜不則官  
府治理宋君曰善哉寡人不佞不足以致之也孔子  
曰此事非難惟欲行之云耳家孔子退見商太宰子



圍入請問客太宰曰吾已見孔子則視之猶蚤虱之  
細者也吾今見之於君子圍恐貴於君也因謂太宰  
曰君以見孔子孔子亦將視子猶蚤虱也太宰因弗  
復見也子韓非司馬桓魋自為石槨三年而不成工匠  
皆病夫子愀然曰若是其糜也死不若速朽之愈也  
冉子僕曰禮凶事不豫此何謂也夫子曰既死而議  
謚謚定而卜葬既葬而立廟皆君子之事非所預屬  
也况自為之哉家語孔子與弟子習禮大樹下桓魋欲  
害之拔其樹孔子去弟子曰可以速矣子曰天生德  
於桓魋其如予何微服過宋適鄭

金履祥曰按史記匡人拘孔子益急弟子懼而後夫  
子有天喪斯文匡人如予何之言所以解弟子之懼  
也於宋遭伐木弟子曰可以速矣而後夫子有天生  
德於予桓魋如予何之說所以解弟子之窘也夫不  
載弟子懼之事則夫子之言似於露不載弟子可速  
之說則夫子之言似於誇朱子每惜不見古本家語  
蓋為此類也

孔子與弟子相失獨立鄭東門外姑布子卿謂子貢  
曰東門有人其顛似堯其項似臯陶其肩類子產然  
自腰以下不及禹三寸纍纍然若喪家之狗子貢以  
告夫子嘆曰形狀末也而似喪家之狗然哉從通紀

韓詩外傳云孔子出衛東門逆姑布子卿下步姑布  
子卿迎而視之五十步從而望之五十步顧子貢曰  
是何為者也子貢曰賜之師所謂魯孔丘也姑布子  
卿曰得堯之顛舜之目禹之頸臯陶之喙從前視之



盜盜乎似有王者從後視之高肩弱脊此惟不及四  
聖者也子貢吁然予曰子何患焉汗面而不惡蔑  
冢而不藉遠而望之羸乎若喪家之狗子何患焉子  
貢以告孔子無所辭獨辭喪家之狗曰丘何敢乎子  
貢曰喪家之狗何足辭也子曰賜汝獨不見夫喪家  
之狗與既歛而樽布器而祭顧望無人意欲施之上  
無明王下無賢士方伯王道衰政教失強陵弱衆暴  
寡百姓縱心莫之綱紀是固以立為欲當之者也立  
何敢是時鄭聲公無道子產孔子過而不能入

遂至陳主司城貞子

紀年云留陳三年季本曰陳舜后也孔子將觀有虞氏之風故至陳

孔子在陳賓於上館有飛隼集於陳侯之庭而死楛  
矢貫之石弩其長尺有咫陳潛公使人持隼而問焉  
孔子曰隼之來遠矣此肅慎氏之矢也昔武王克商  
通道九夷百蠻各以方賄來貢使無忘職業於是肅

慎氏貢楛矢石弩其長尺有咫銘其楛曰肅慎氏貢  
楛矢以大姬配胡公而封諸陳故分陳以肅慎氏貢  
焉若使有司求諸故府其可得也公使人求得之金

櫃於時皆稱孔子之聖

楛侯古切

索隱曰家語國語皆作陳惠公非也按惠公以魯昭  
元年立定四年卒系家潛公六年孔子適陳十三年

亦在陳則此潛公為是  
容齋隨筆曰東坡作石弩記云禹貢荊州貢礪砥砮  
丹及菌籥楛梁州貢砮磬至春秋時隼集於陳庭楛  
矢貫之石弩長尺有咫問於孔子孔子不近取之荆  
梁而遠取之肅慎則荆梁之不貢此久矣顏師古曰  
楛矢堪為筈今幽以北皆用之以此考之用楛為矢  
至唐猶然而用石為弩則自春秋以來莫識矣按晉  
書挹婁傳有石弩楛矢國有山出石其利入鐵周武  
王時獻其矢弩魏景元末亦來貢晉元帝中興又貢  
石弩後通貢於石虎虎以誇李壽者也唐書黑水靺



鞞傳其矢石鏃長二寸蓋括弩遺法然則東坡所謂春秋以來莫識恐不考耳予家有一弩止長二寸豈黑水物乎

丁未 周敬王二十六年 魯哀公元年 孔子五十八歲在陳

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孔子退揖巫馬期而進之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君娶於吳為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巫馬期以

告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 從編年通紀

按昭公五年公如晉自郊勞至於贈賄無失禮晉侯謂女叔齊曰魯侯不亦善於禮乎對曰是儀也不可謂禮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者也今政令在家不能取也有子家羈弗能用也公室四分民食於他思莫在公難將及身屑屑焉習儀以亟言善於禮不亦遠乎君子謂叔齊於是乎知禮

坊記取妻不取同姓以厚別也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以此坊民魯春秋猶有去夫人之姓曰吳孟子子路曰由聞丈夫居世富貴不能有益於物貧賤不能屈節求信則不足以論乎人之域矣子曰君子之行期必達於已可以屈則屈可以信則信故屈節者所以有待求信者所以及時是以雖求屈而不毀其節志達而不犯於義 家語

巫馬期與子路薪於韞丘之下陳之富人處師民脂車百乘觴於韞丘之上子路與期曰使子無忘子之所知亦無進子之所能得此富終身無復見孔子子為之乎期喟然而嘆投鎌於地曰吾聞之夫子勇士



不忘喪其元志士仁人不忘在溝壑子不知予與試  
予與意者其志與子路心慚負新先歸子曰由何為  
借出而先返也子路以告孔子乃援琴而彈詩曰肅  
肅鶉羽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能藝稷黍父母何怙  
悠悠蒼天曷其有所予道不行耶使汝以是願者  
孔子將近行命從者持雨具已而果雨巫馬期曰且  
無雲日出夫子命持雨具敢問子曰昨暮月宿畢詩  
不云乎月離于畢俾滂沱矣以此知之

子禽問于子貢曰夫子至于是邦也云云其諸異乎  
人之末之與子禽陳人疑子貢從夫子在陳故禽問之於是孔子去陳

荆伐陳陳西門壞因其降民使脩之孔子過而不式  
子貢執轡而問曰禮過三人則下二人則式今陳之  
脩門者衆矣夫子不為式何哉孔子曰國亡而弗知  
不知也知而不爭非忠也亡而不死非勇也脩門者  
雖衆不能行一於此吾故弗為式也韓詩外傳

申戊

周敬王二十七年

魯哀公二年

孔子五十九歲

居陳已三年

孔子止於蒲

是時晉楚爭強更伐陳陳常被兵於是孔子去陳復  
適衛路出蒲會公叔氏以蒲畔衛而止之弟子公良  
孺為人賢長有勇力以私車五乘後行喟然曰吾昔



從夫子遇難於匡今又遇難於此命也已吾與夫子再罹於難寧鬪而死挺劍合衆將與之戰蒲人懼謂

孔子曰苟無適衛吾出子與之盟出孔子東門孔子

遂適衛子貢曰盟可負邪曰要盟非義也神不聽

刑公曰孔子與蒲人盟而適衛者將以行法也不如是則要盟者得志矣

程子曰蒲人要盟事知者所不為况聖人手果要之止不之衛可也盟而背之若再遇蒲人將何辭以對

靈公聞孔子來喜郊迎問曰蒲可伐乎對曰可靈公

曰吾大夫以為蒲者衛之所以待晉楚也以衛伐之

無乃不可乎曰其男子有死之志婦人有保西河之

志吾所伐者不過四五人靈公曰善乃不果伐通靈紀

公老不能用孔子嘆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

三年有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

心哉擊磬乎既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已知也斯已而

已矣深則厲淺則揭子曰果哉末之難矣

趙氏家臣佛肸召孔子欲往不果行

佛肸用中牟之地坂趙簡子攻范中行氏伐中牟中牟在漳水北有中牟山趙界東鄙其地近衛時孔子已返於衛故佛肸召之

子路不悅曰由聞夫子曰親於其身為不善者君子

不入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子曰有是

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吾豈



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東坡蘇氏曰聖人之於元惡大憝皆許其悔過無絕

法也二子叛臣而孔子欲從之二子聞之必曰孔子不吾絕也吾猶得為君子也雖不能為君子其為惡必有劑量矣然雖欲往而卒不往示欲往者權也卒不往者正也設網而取魚不可使魚知其為網也設

權以來小人不可使小人知其為權也

孔子將西見趙簡子臨河而返

孔子閒處喟然而嘆曰嚮使銅鞮邑伯華晉大夫羊舌赤字伯

華無死天下其有定矣子路曰願聞其人也子曰其

幼也敏而好學其壯也有勇而不屈其老也有道而

能下人有此三者以定天下何難哉子路曰有道下

人又誰下哉子曰吾聞以衆攻寡無不克也以貴下

賤無不得也昔周公居冢宰之尊制天下之政猶下

白屋之士日百七十人欲得士之用也惡有有道而

不下天下君子哉家語

夫子將西見趙簡子先之子貢趙簡子問子貢曰孔

子為人何如子貢對曰賜不能識也簡子不說曰夫

子事孔子數十年終業而去之寡人問子子曰不能

識何也子貢曰賜譬渴者之飲江海知足而已孔子

猶江海也賜則奚足以識之簡子曰善哉

說苑趙襄子謂仲尼曰先生委質以見人主七十君矣而無所通識世無明君乎意先生之道固不通乎仲尼不對異曰襄子見子路曰嘗問先生之道先生不對知而不對則隱也隱則安得為仁君信不知安



得為聖子路曰建天下之鳴鍾而撞之以挺豈能發其聲乎哉君問先生無乃猶以挺撞乎○按襄子乃簡子之子孔子臨河而返簡子尚弗與見况襄子乎襄子立時孔子子路卒已久矣何由問答也

趙簡子嘗曰晉有澤鳴犢犢魯有孔丘吾殺此三人則天下可圖也於是乃召澤鳴犢犢任之以政而殺

之漢谷永書趙簡子殺大夫鳴犢國策說鳴犢犢雙史記古今人表並云鳴犢實犢蓋鐸犢及實犢近故耳永等指鳴犢犢復使人以幣聘孔子孔子自衛入

晉至河聞殺實犢鳴犢及舜華乃臨河而嘆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濟以命也夫子貢趨而進曰敢問何謂也孔子曰實犢鳴犢舜華晉之賢大夫也趙簡子未得志之時湏此二人而後從政及其已得志也

而殺之丘聞之刳胎殺夭則麒麟不至其郊竭澤而漁則蛟龍不處其淵覆巢毀卵則鳳凰不翔其邑何則君子諱傷其類也夫鳥獸之於不義尚知避之况於人乎遂還息於陬鄉作隊操以哀之曰周道衰微禮樂陵遲文武既墜吾將焉師周流天下靡邦可依鳳鳥不識珍寶鳥鳴眷鳥顧之慘焉心悲升車命駕將適晉都黃河洋洋悠悠之魚臨津不濟還轅息陬傷予道窮哀彼無辜翱翔於衛復我舊廬從吾所好

其樂只且

宣聖迴輪轍在山西澤州南四十五里天井闕石上孔子將入晉聞趙簡子殺賢大

夫實鳴犢舜華至此回車轍遺跡見存深尺許長百餘步後人因立廟於道左



子華子曰昔者吾友自邾聞語於孔子屬焉不忌於心孔子之所志其過人者遠矣日者王君之召也孔子轍環於河許而弗肯以濟援命而寫志命之曰臨河之操其辭曰河之水洋洋兮丘之不濟此命也夫孔子之所以弗至是我之所以行也新序趙簡子使使者聘孔子於魯以胖牛肉迎於河上使者謂舡人曰孔子即上舡中河安流而殺之孔子至使者致命進胖牛之肉孔子仰天而嘆曰美哉水乎洋洋也使丘不濟此水者命也夫

孔子返乎衛復主蘧伯王家史魚尸諫孔子稱之

蘧伯王賢而靈公不用彌子瑕不肖反任之史魚驟諫不從病將卒命其子曰吾在衛朝不能進蘧伯王退彌子瑕是吾為臣不能正其君也生而不能正其君死無以成禮我死女置屍牖下於我畢矣其子從

之靈公吊焉怪而問之其子以父言告公愕然曰是寡人之過也於是命殯於客位進蘧伯王而退彌子瑕孔子聞之曰古之列諫者死則已矣未有若史魚死而屍諫忠感其君者也可不謂直乎家語

趙簡子將襲衛使史默往睹之期以一月史默六月而後反趙簡子曰何其久也史默曰謀利而得害猶弗察也今蘧伯王為相史鮪佐焉孔子為客子貢使令於君前甚聽易曰渙其群元吉者其佐多賢也趙簡子按兵而不動呂氏春秋

趙簡子之臣尹綽郟厥簡子曰綽不愛我諫於顯厥愛我諫於隱綽曰厥愛君之醜不愛君之過綽愛君



之過不愛君之醜不質君於衆恐君之不變化也孔子曰君子哉尹綽面諫不面譽可謂至忠矣通鑑外紀  
衛靈公問陳孔子以未學對之

孔子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軍旅之事未之學也劉

曰賤兵而貴禮也明日與孔子語見蜚雁仰視之色不在孔

子孔子遂行復如陳夏四月靈公卒衛人立孫輒是為出公

巳酉周敬王二十八年魯哀公三年孔子六十歲在陳自謂六十

而耳順

陳侯起靈陽臺未畢而死者數十人又執三監吏將殺之孔子見陳侯與登臺而觀焉陳侯曰昔周作靈臺亦戮人乎對曰文王之興附者六州六州之衆以

子道來不日成之何戮之有陳侯赦所執吏遂罷通紀

孔子在陳聞魯宗廟災曰其桓僖乎陳侯曰何以知

之曰禮祖有功宗有德故不毀其廟今桓僖之親盡

矣又功德不足以存廟而魯不毀是以天災加之三

日魯使至問焉則桓僖廟也陳侯謂子貢曰吾乃今

知聖人之可貴對曰君之知之可矣未若尊其道而

行其化之善也從編年通紀

胡氏曰桓僖親盡矣其宮何以存季氏者出於桓立於僖世專魯國之政以是為悅而不毀與

季桓子 遺命召孔子

秋桓子病輦而見魯城喟然嘆曰昔此國幾興矣以



吾獲罪於孔子故不與也顧謂其嗣康子曰我即死  
 若必相魯必召仲尼桓子卒康子代立魯大夫朝服  
 而吊子游問於孔子曰禮乎孔子不答他日又問子  
 曰始死則羔裘玄冠者易之而已女何疑焉檀弓既葬  
 康子欲召孔子公之魚曰昔吾先君用之不終為諸  
 侯笑今又用之不能終是再為諸侯笑康子曰誰召  
 而可曰必召冉求於是乃止此哀公七年以後事預  
按孔子厄陳蔡是哀公六年冉求與難可見彼時猶  
未召冉求也疑是七年以後孔子去楚在衛康子召  
之於是冉求始歸魯耳  
 是年季康子立

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

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漢即顓曰顏子十八天下

仁子度穀後漢黃憲年十四荀淑以顏子曰之戴良

稱之曰既見其人則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固難得而

測矣范曄著論以為及見孔氏之門殆在庶幾之列

其然耶否耶顏淵問為邦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

則韶舞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

呂公著曰佞人在君側先意承旨惟恐不合于君則

其勢必久而愈親賢者在君側直言正行惟恐不合

于義則其勢必久而愈疎此孔子所以欲遠之也  
陳氏暘曰正有三而行夏之時人正也輅有五而乘  
殷之輅木輅也冕有六而服周之冕冕也樂有文  
武而樂則韶舞文舞也顏子問為邦必首以是告之  
者以治道非禮樂不成故也鄭聲似雅而非雅不放  
之則志易改淫佞人似忠而非忠不遠之則行易以



殆舜之命官始於伯夷典禮中於夔典樂終於龍納言則鄭聲淫後人殆堯舜其猶病諸况一旗淵乎

子貢問今之人臣孰為賢子曰吾未識也往者齊有

鮑叔鄭有子皮則賢者矣子貢曰齊無管仲鄭無子

產乎子曰賜汝聞用力為賢乎進賢為賢乎子貢曰

進賢賢哉子曰然吾聞鮑叔進管仲子皮進子產未

聞二子進賢已之才者也

家語

子路問君子亦有憂乎子曰無也君子之脩其行未

得則樂其意既得又樂其知是以有終身之樂無一

日之憂小人則不然其未得則憂不得既已得之又

恐失之是以有終身之憂無一日之樂

說苑

庚戌

周敬王二十九年

魯哀公四年

孔子六十一歲

孔子自陳如蔡

經世書庚戌孔子之蔡

是時楚昭王賢聞天下孔

子如蔡將以如楚也

按論語隱義註曰孔子至蔡解於客舍人夜有取孔子一履去盜者置履於受盜家孔子履長一尺四寸與凡人履異

人履異

季桓子喪康子練而無衰子游問曰既服練服可以

除衰乎子曰無衰衣者不以見賓何以除焉

檀弓

辛亥

周敬王三十年

魯哀公五年

孔子六十二歲

文伯之母敬姜知禮孔子聞而稱之

公父文伯之母季康子之從祖叔母也康子往焉闕



闕門與之言皆不踰闕祭悼子康子與烏酢不受徹俎不宴宗不具不繹繹不盡飫則退仲尼聞之以為

別於男女之禮矣

意如是康子祖穆伯康子祖兄弟敬姜穆伯妻故云從祖母。國語

公甫文伯卒初穆伯之喪敬姜書哭文伯之喪書夜

哭孔子曰季氏之婦可謂知禮矣愛而無私上下有

章其妻妾皆行哭失聲敬姜戒之曰吾聞好外士死

之好內女死之吾子早夭吾惡其以好內聞也孔子

聞之曰公父氏之婦智矣剖情損禮欲以明其子為

令德也

註疏士冠禮二十已有伯其甫仲叔季五十以伯仲者二十之時雖云伯仲皆配其甫而

言五十之時直呼伯仲耳按文伯稱父壽不及五十可知然桓僖廟災之年文伯命校人駕乘車以后遂

無可考可見文伯之卒當在此數年內故附記於此室人有從死者敬姜怒而

不哭相室諫之

相室家老敬姜曰孔子天下賢人也是子

素宗之而不能隨今內人從死者二人若此於長者

薄於婦人厚也夫子聞之曰季氏之婦尚賢哉子路

悄然對曰夫子亦好人譽已乎子曰怒其子之不能

隨賢所以為尚賢者吾何有焉其亦善此而已矣

孔子。謝疊山稱君子曰此言出於母之口不害為賢母若出於婦人之口則不免為妬婦矣

### 孔子自蔡如葉

葉公問政孔子曰近者悅遠者來他日葉公問孔子

於子路子路不對子曰女奚不曰其為人也發憤忘



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

從編子

葉公子高將使於齊問於仲尼曰王使諸梁也甚重齊之待使也蓋將甚敬而不急匹夫猶未可動也而况諸侯乎吾甚慄之子其有以語我仲尼曰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一義也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於心臣之事君義也無適而非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是之謂大戒是以事其親者不擇地而安之孝之至也事其君者不擇事而安之忠之盛也

莊子

居葉未幾反於蔡

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子路從

而後丈人食之見其二子子路以告孔子曰隱者也

使子路反見之復往則亡

兗州府魚臺縣桀溺里之西有問津亭

子貢問於孔子曰齊君問政子曰政在節財魯君問

政子曰政在諭臣葉公問政子曰政在悅近而來遠

三者問一而應不同政有異端乎子曰各因其事也

齊君奢乎臺榭淫於苑囿五官妓樂不懈於時一旦

賜人以千乘之家者三故曰政在節財魯君有臣三

人內比周以愚其君外距諸侯之賓以蔽其明故曰

政在諭臣荆地廣而都狹民有離心莫安其居故曰

政在說近而來遠此三者所以為政殊天詩云喪亂



茂資曾莫惠我師此大雅板之辭也言亂亡之政重賦厚斂民無資財首有愛我衆也

此傷奢侈不節以為亂者也又曰匪其止共惟王之

印此小雅巧言之辭言讒人不能供職惟為王之病此傷姦臣蔽王以為亂

也又曰亂離瘼矣奚其適歸此小雅四此傷離散以

為亂者也察此三者政之所欲豈同乎哉

子游問夫子極言子產之惠可得聞乎子曰惠在愛

民而已曰愛民謂之德教何起施惠哉子曰子產猶

衆人之母能食之弗能教也曰其事可言乎子曰子

產以所乘輿濟冬涉者是愛無教也家語

子貢問治民子曰慍慍焉若持腐索之扞馬子貢曰

何其畏也子曰夫通達之御皆人也以道導之則吾畜也不以道導之則讐也如之何其無畏也家語

子壬

周敬王三十一年魯哀公六年孔子六十三歲在蔡

楚子使人聘孔子孔子應聘遭厄於陳蔡之間

吳復伐陳楚子救陳軍於城父時陳湣公十三年孔子在陳

蔡之間使人聘之宰予在楚昭王以安車象飾遺孔

子宰予曰無以此為也夫子貴義尚德清素好儉仕

而有祿不以為積不合則去退無吝心道行則樂其

治不行則樂其身若夫觀日之麗靡窮窈之淫音夫

子過之弗視遇之弗聽也何必遠辱君之重貶乎王



曰乃今知孔子之德大矣宰予謂冉求曰夫子之道  
于是行矣遂請見問曰太公勤身苦志八十而遇文  
王孰與許由賢子曰許由獨善其身者也太公兼利  
天下者也然今世無文王之君也雖有太公孰能識  
之乃歌曰大道隱兮禮為基賢人窟兮將待時天下  
如一兮欲何之子孔叢于是往楚拜禮路出陳蔡陳蔡  
大夫謀曰孔子賢者刺譏中諸侯之疾今者久留陳  
蔡之間諸大夫所設行皆非仲尼意楚大國也來聘  
孔子若用於楚陳蔡危矣于是乃發徒役圍孔子於  
野絕糧七日從者病莫能興子路愠見曰君子亦有

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子貢色作子曰  
賜爾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曰然非與曰非也子  
一以貫之孔子知弟子有愠心乃召子路而問曰詩  
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邪吾何為于此子路  
曰意者吾未仁耶人之不我信也意者吾未知耶人  
之不我行也孔子曰由使仁者而必信安有伯夷叔  
齊使知者而必行安有王子比干子路出召子貢入  
問如子路子貢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夫  
子盍少貶焉孔子曰良農能稼而不能為穡良工能  
巧而不能為順君子能脩其道綱而紀之統而理之



而不能為容今爾不脩爾道而求為容賜爾志不遠矣子貢出顏回入問如子貢顏回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夫道不脩是吾醜也道既已大脩而世不我用是有國者之醜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孔子欣然而笑曰有是哉顏氏之子使爾多財吾為爾宰於是使子貢至楚楚昭王自城父興師迎孔子然後得免朱子曰是時陳蔡臣服於楚若楚來聘去衛如陳之時金履祥曰陳蔡從楚耳非為之臣又兩屬於晉時諸侯大夫疑孔子得衆而不用又忌他國之用孔子大率如此孔子圍於陳蔡之間莊子荀子皆有此語今故存之

初在厄時從者七日不食藜藿不糝宰子憊矣子貢以所賣貨犯圍而出告雜於野人得米一石顏回仲由炊於壞屋之下有埃墨墮飯中顏回取而食之子貢自井見之呂氏春秋作孔子望見顏回攫其甑中而食之不悅以為竊食

也入問孔子曰仁人廉士窮改節乎子曰改節何稱於仁廉子貢曰若回也其不改節乎子曰然子貢以所飯告子曰吾信回之為仁久矣雖女有云弗以疑也其或者必有故乎吾將問之召顏淵曰疇昔子夢見先人豈或啓佑我哉子炊而進飯吾將進焉對曰向有埃墨墮飯中欲置之則不潔欲棄之則可惜即



食之不可祭也孔子曰然乎吾亦食之顏回出孔子顧謂二三子曰吾之信回非待今日也二三子由此服之

孔子歌於兩柱之間子路曰夫子之歌禮乎孔子弗應曲終而曰君子好樂為無驕也小人好樂為無懾也子不我知而從我者乎故居不幽則思不遠身不約則智不廣庸知不遇於是與

論語識萬花谷載孔子歌于館中夜有人長九尺餘皂衣高冠大宅聾動左右子路引出與戰于庭仆于地乃大鯢魚也子曰吾聞物老則辟精依之因衰而至此其來也夫六畜之物久者皆神為妖怪故謂之五箇首者老也物老皆為怪殺明日免於阨子貢執之則已何患焉鯢鱸也

轡曰二三子從夫子而遭此難也其弗可忘矣孔子曰夫陳蔡之間丘之幸也二三子從丘者皆幸人也吾聞之人君不困不成王烈士不困行不彰惟賢者

獸知而難言也陳蔡之間吾與二三子庸知非激憤

厲志之始乎家語。莊子曰孔子圍於陳蔡之間太

然任曰直木先伐甘井先竭子其意者飾智以驚愚修身以明行昭昭乎如揭日月而行故不免詰墨篇墨子曰孔子厄陳蔡之間子路烹豚孔子不問肉之所從來而食之刺人之衣以沽酒孔子不問酒之所從來而飲之孔鮒詰之曰所謂厄者沽酒無處藜藿不粒乏食七日若烹豚飲酒則何言乎厄且子路為人勇於義縱有豚肉不以義不取之可知也又何問焉

中道有獻魚者孔子不受漁者曰天暑遠市賣之不



售思欲棄之不若獻之君子於是孔子再拜受之使  
弟子掃除將以烹祭之曰吾聞之惜其腐餘而欲以  
務施者仁人之偶也焉有受人之饋而無祭者乎家語  
楚王渡江江中有物大如斗圓而赤直觸王舟舟人  
取之王怪之使使問孔子子曰此萍實也可剖而食  
之吉祥也子游問曰夫子何以知其然子曰昔聞童  
謠曰楚王渡江得萍實大如斗赤如日剖而食之甘  
如蜜此楚王之應也吾是以知之家語

孔子至楚楚子將以書社地封之令尹子西阻之乃止

索隱曰古者二十五家為里里各立社書社者書其社之人名於藉蓋以七百里書社之人封孔子也故

下冉求云雖累千社而夫子不制是也

子西曰王之使使諸侯有如子貢者乎曰無有王之  
輔相有如顏回者乎曰無有王之將相有如子路者  
乎曰無有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曰無有且楚之  
祖封於周號為子男五十里今孔丘述三王之法明  
周召之業王若用之則楚安得世世堂堂方數千里  
乎文王在豐武王在鎬百里之君卒王天下今孔丘  
得據土壤賢弟子為佐非楚之福也乃止史記後

劉向曰夫善惡之難分也聖人猶見難而况於賢者乎是以聖賢罕合論說常與也故有千歲之亂而無百歲之治孔子之見疑豈不痛哉蘇頌濱曰或問子西孔子曰彼哉彼哉夫昭王欲用



孔子子西知孔子之賢而疑其不利楚國使聖人之功不見於世所以深疾之也世之不知孔子者衆矣其知我而疑我耳

楚有直躬者其父竊羊而謁之上將誅之直躬者請代之將誅矣告吏曰父竊羊而謁之不亦信乎父誅而代之不亦孝乎信且孝而誅之國將有不誅者乎荆王聞之乃不誅也孔子聞之曰異哉直躬之為信也一父而再取名焉故直躬之信不若無信呂氏春秋昭王有疾卜曰河為祟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睢漳楚之望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弗祭孔子曰楚昭王知天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書曰

惟陶唐率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滅而亡又曰允出茲在茲由已率常可矣

昭王將遊荆臺司馬子期諫王不聽曰若後世遊之何矜西尹步馬十里引轡而諫曰起山陵于荆臺之上

子孫必不忍遊以為歡樂也孔子聞之曰美哉子西之諫也入之於十里之上抑之於百世之後者也

荆公子一作堆年十五為荆相仲尼聞之使弟子往視焉還曰庭下有二十五俊士堂上有二十五老人

仲尼曰合二十五人之智智於湯武并二十五人之力力於彭祖以治天下其固免矣况荆乎



白公問孔子曰人可與微言乎孔子不應

白公名勝父建奔鄭

鄭人殺之勝欲于西子期伐鄭許而未行晉伐鄭子西子期將救鄭勝怒曰鄭人在此仇不遠矣欲殺子西子期故問孔子白公問曰若以石投水何如孔子

曰吳之善沒者能取之曰若以水投水何如孔子曰

淄澠音乘之合易牙嘗而知之白公曰人故不可與微

言乎孔子曰何為不可唯知言之謂者乎夫知言之

謂者不以言言也爭魚者濡逐獸者趨非樂之也故

至言去言夫淺知之所爭者末矣

按孔子至楚時白公尚奔吳何得與

之微言後白公歸楚作亂殺子西子期孔子已夢奠十旬矣孔朝詰墨篇有辨莊生厄言類如此

魯點遣子參從學孔子子曰參也魯

曾子見孔子未嘗不問安親之道也

在楚心動歸問其母母曰思之嚙指耳孔子聞之曰

參之至誠精感千里

孔子自楚反於陳楚狂接輿歌而過於車前

歌曰鳳兮鳳兮

德之衰也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道聖人成焉天下無道聖人生焉方今之時僅免刑焉福

輕乎羽莫之知載禍重乎地莫之知避已乎已乎臨人以德殆乎殆乎盡地而趨迷陽迷陽無傷吾行卻

曲卻曲無傷乎足山水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

用之用也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避之不得與之言

楚狂

躬耕以食楚王使使者造門曰大王使臣奉金百鎰願先生治河南接輿笑而不應使者去妻從市而來

曰豈許之乎曰未也妻曰君使不從非忠也從之是遺義也不如去之

按接輿楚人姓陸名通字接輿



昭王時政令無常乃被髮子曰賢者避世其次避地佯狂不仕時人謂之楚狂其次避言其次避色作者七人矣正義曰七人謂長沮一桀溺二荷蓀丈人三石門晨門四荷蕢五儀封人六楚狂接輿七也王弼曰七人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鄭康成曰伯夷叔齊虞仲避世者荷蓀長沮桀溺避地者柳下惠少連避色者荷蕢楚狂接輿避言者七當為十字之誤

### 孔子在陳思魯狂士

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遂反乎衛遇舊館人之喪而哭之哀出使子貢說驂而賻之子貢曰於門人之喪未有所說驂說驂於舊館無乃已重乎夫曰予鄉者入而哭之過

於一哀而出涕予患夫涕之無從也小子行之檀弓後編年  
楊慈湖曰于是窺見聖人日用變化之妙即天地四時不無愆陽伏陰之妙也

### 癸丑周敬王三十二年魯哀公孔子六十四歲在衛

通紀以孔子留陳凡三年今考是時陳湣公十四年日被楚兵危亂不能自存孔子必不肯久留其國况此時衛孝公有公養之仕衛大夫有蘧伯王之賢弟子如子貢子夏子羔皆衛人久留於衛理必有之故紀年編年以留衛五年為是今從之○孝公即出公

### 衛君輒欲待孔子為政孔子欲先正名

是時衛君輒父蒯聵在戚不得立諸侯數以為讓而孔子弟子多仕於衛衛君欲得孔子為政故冉有有為衛君之疑子貢問之夫子曰伯夷叔齊賢人也求



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為也洪容齋曰王逢原以十字蔽之

曰賢兄弟諫知惡父子爭矣最為簡切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

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

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名

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

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

足是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

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程子曰崩贖得罪於父不得復立輒亦不得背父而不與共國委之於所可主使不失先君之社稷而身

後父則義矣孫明復曰正名者傳嗣立嫡之謂也按春秋定十四

年衛世子蒯聵出奔宋哀二年晉趙鞅率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出奔宋者蒯聵有殺母之罪而出奔也

納于戚者靈公既死蒯聵為輒所拒不得入衛也夫

蒯聵靈公之子也輒必拒之是棄其父而立其子教

以立矣反而爭國輒也惡靈公者惡其不能正厥嗣

其子以拒其父也是故春秋皆正其世子之名而書

之惡靈公而不與輒也惡靈公者惡其不能正厥嗣

以靖國不與輒者不與其為人子而拒其父也仲尼問於太史大弑他刀伯常蹇豨韋曰衛靈公飲

湛樂不聽國政田獵畢弋不應諸侯其所以為靈

公者何大弑曰是因是也伯常蹇曰靈公有妻三人

同濫而浴史鮪奉御而進所搏幣而扶翼其慢若彼

之甚也見賢人若此其肅也是所以為靈公也豨韋曰靈公死卜葬於故墓不吉卜葬於沙丘而吉掘之



數仞得石擲焉洗而視之有銘焉曰不馮其子靈公  
奪而埋之夫靈之為靈也久矣之二子何以識之莊  
吳太宰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辭之得免太宰嚭  
曰孔子何如對曰夫子其猶大山林也百姓各足其  
材焉嚭曰子增夫子乎對曰夫子不可增也夫賜其  
猶一累壤也以一累增壤太山不益其高且為不知嚭  
曰然則子有所酌也對曰天下有大樽而子不酌焉  
不識誰之罪也說子貢反自鄆侍夫子坐告曰太宰  
死乎夫子曰不死天生宰嚭欲以亡吳吳今未亡宰  
何病乎後人來言不死越絕

### 季康子召冉有

初季桓子遺命召孔子康子欲召之公之魚諫於是  
使使召冉求冉求將行孔子曰魯人召求非小用之  
將大用之也子貢知孔子意欲歸魯因誡冉求曰即  
用以夫子為招云

甲寅

周敬王三十三年

魯哀公八年

孔子六十五歲在衛

衛有送葬者而夫子觀之曰善哉為喪乎其往也如  
慕其返也如疑子貢曰豈若速反而虞哉子曰此情  
之至者也小子識之我未之能行也檀弓  
子路仕衛為蒲大夫將行辭於孔子孔子告以難治



見子路本傳。季本曰以子路治蒲三年孔子過蒲之說推之則子路為蒲大夫當在此年蒲即孔氏邑孔子惜繁纓

初魯成公二年衛孫桓子侵齊遇敗焉齊人乘之執新築大夫仲叔于奚以其眾救免衛人以邑賞于奚于奚辭請曲懸之樂繁纓以朝許之書在三官子路仕衛見其故以訪孔子孔子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禮禮以行義義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節也若以假人與人政也政亡則國家從之不可止也三官者司徒書名司馬書服司空書勳也○古本家語

乙卯 周敬王三十四年魯哀公九年孔子六十六歲在衛從編年

衛司徒敬子之喪孔子相之

衛司徒敬子卒孔子弔焉主人不哀孔子哭不盡聲而退蘧伯玉請曰衛鄙俗不習喪禮煩吾子辱相焉孔子許之掘中雷而浴毀竈而綴足齧於林及葬毀宗躅行也出於大門及墓男子西面婦人東面既封而歸殷道也孔子行之子游問曰君子行禮不求變俗夫子變之矣孔子曰非此之謂也喪事則從其質而已家語時子夏弔焉主人未小歛經而往子游弔焉主人既小歛子游出經反哭子夏曰聞之也與曰聞



諸夫子主人未改服則不經檀弓

丙辰周敬王三十五年魯哀公十年孔子六十七歲在衛

衛出公使人問孔子曰寡人任臣自觀察之猶復失人何故荅曰此其所以失也人既難知非觀察所盡人君多慮則意不精以不精之意察難知之人宜其失也昔舜臣堯官才任士堯一從之曰吾之舉舜已耳目之矣君苟付可付則已不勞而賢才不失矣孔叢子

孔子過蒲三稱子路之善

子路治蒲三年孔子過之入其境曰善哉由也恭敬以信矣入其邑曰善哉由也忠信以寬矣至其庭曰

善哉由也明察以斷矣子貢執轡而問曰夫子未見由之政而三稱其善可得聞乎子曰吾入其境田疇盡易草萊盡闢溝洫深治此其恭敬以信故民盡力也入其邑墻屋完固樹木甚茂此其忠信以寬故其民不偷也至其庭庭甚清雅諸下用命此其明察以斷故其政不擾也以此觀之雖三稱其善庸盡其美乎古本家語

宓子賤為單父宰辭於夫子夫子曰毋迎而距也毋望而許也許之則失守距之則閉塞譬如高山深淵仰之不可極度之不可測也子賤曰善敢不承命說苑



通考卷之三  
夫人开官氏卒 开音堅

空同子曰孔子出妻亦不王之兆也三代興廢皆判于夫婦文王刑于寡妻亦天成之也詩曰天作之合

通考三卷終





